

# 民國華嚴經疏鈔編印始末

## ——以徐蔚如(1878-1937)的問題發現為中心

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副教授  
闕正宗

### 摘 要

繼宋代淨源(1011-1088)錄疏注經以後，明世宗嘉靖年間(1522-1566)有僧妙明釐經入疏，釐疏入鈔，是為《華嚴經疏鈔會本》，刻版流通，版存武林（杭州）昭慶寺，世稱「昭慶本」。熹宗天啟年間(1621-1627)，嘉興葉祺胤（生卒年不詳），重校昭慶本刊刻。清《龍藏》即以此本為底本。民國徐蔚如評此版本為「刪節不全，會合不當」，其生前原欲鳩集同道蔣維喬(1873-1958)、李圓淨(1894-1950)、黃幼希(1883-1958)等人重訂，但終因他的病逝而推遲。

1937年始由蔣、李、黃三人在應慈法師(1873-1965)領導，於上海成立「華嚴經疏鈔編印會」，以恢復澄觀原本。1995年8月，華嚴蓮社成立「華嚴編藏會」有意重編。在此基礎上，華嚴蓮社參考內外典籍查尋出處，以新式標點符號重新標明註釋整編成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。本文旨在探討徐蔚如發現「金陵刻經處」流通本《華嚴經疏鈔會本》問題後一連串之發展，並最終完成大陸民國《華嚴經疏鈔》及臺灣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的歷史過程。

**關鍵詞：**徐蔚如、華嚴經疏鈔、應慈、金陵刻經處、葉祺胤

## 一、前言

漢譯《華嚴經》依年代所譯分《六十華嚴》、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。《六十華嚴》譯者佛陀跋陀羅(359-429)，譯出的時間約在 418 年至 420 年間，或說 421 年。最初有五十卷，後經校訂成為六十卷，此即《六十華嚴》。為最古老的舊譯本，因為是翻譯於晉代，故又稱晉譯。

《八十華嚴》為實叉難陀(652-710)所譯，翻譯時間大約在 695 年至 699 年之間。本經較《六十華嚴經》還大部，共有八十卷，因此稱《八十華嚴》。因為是新的譯本，故稱「新譯」，又因是在唐代所譯，也稱「唐譯」。後清涼澄觀國師(738-839)作《華嚴經疏演義鈔》八十卷以釋之。

以上三種華嚴譯本，文義最為周備的是唐譯的《八十華嚴》，《六十華嚴》次之，而貞元所譯，僅不過是〈法界品〉一品而已，並非一部完整經典。「賢首大師依六十華嚴建立一宗的綱領，對於八十華嚴讀疏解尚未完功，清涼大師乃承其遺志，以八十華嚴發揮一宗的要旨。」<sup>1</sup>

但由於唐代的經典，一般只靠手抄，經重複抄寫，錯誤便不能免，經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，各經典幾於覆滅而盡。及至宋代，《華嚴疏鈔》方從高麗國回傳，明代因收入大藏經中。現存的別行原本疏鈔，僅有明本，明本中的南藏本初鈔頗經刪節，<sup>2</sup>原來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原來別行，到了宋代，晉水淨源(1011-1088)方以疏配經，編為一百二十卷，稱為《華嚴經疏注》。明嘉靖年間妙明和尚將《疏》、《鈔》會為一處，因《疏》、《鈔》卷數龐大，致使前後文不連貫、大段刪略，<sup>3</sup>「致依據此本編會的金陵流通本，文多闕略」<sup>4</sup>。民國徐蔚如(1878-1937)發現流通版本中有「釐會不當」、「刪節不全」兩大問題，而倡議重編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。

當代論及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等相關議題之論文，華人圈有陳永革之〈論民國時期(1912-1949)華嚴宗的弘傳及其影響〉(2013 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)，以及侯坤宏〈蔣維喬與《華嚴經疏鈔》〉(2018 第七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)。海外則有日本中嶋隆藏，〈嘉興統藏所収『大方広仏華嚴經疏演義鈔』の較刻と葉祺胤〉(《禅学研究の諸相：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》，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2003)。

<sup>1</sup> 持松，〈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(1943 年 1 月 1 日)，7 版。

<sup>2</sup> 聶雲臺，〈因緣具足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(1943 年 1 月 1 日)，17 版。

<sup>3</sup> 持松，〈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7 版。

<sup>4</sup> 聶雲臺，〈因緣具足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17 版。

陳永革氏著眼於大陸民國時期，緇素對於華嚴經論等之刊行流通，進而帶動「華嚴宗」的復興，侯坤宏氏則以蔣維喬為中心，討論民國《華嚴經疏鈔》編印經過，並涉及編印會重要人物，雖少部分涉及徐蔚如與華嚴典籍之刊刻，但未能述及源頭晚明葉祺胤會集之版本。中嶋隆藏則考證葉祺胤會集本，釐清清代《龍藏》版本來源，及其刊印過程。

本文在上述三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，探究大陸民國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及其重編始末，並兼論該疏鈔對 1995 年臺北華嚴蓮社重新編修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，2004 年完成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的歷史過程。

## 二、清涼國師與疏鈔演義

### (一) 清涼國師學思歷程

清涼澄觀，「會稽人，姓夏侯氏，生於開元戊寅」，<sup>5</sup>有說「越州山陰人」，<sup>6</sup>開元戊寅即唐玄宗開元 26(738)年生。「天寶七(748)年出家，至肅宗二(757)年丁酉受具，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。」<sup>7</sup>但《華嚴玄談會玄記》說：「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」。<sup>8</sup>《釋氏稽古略》則記為：「年十一，依今應天山寶林寺霈禪師出家」。<sup>9</sup>根據史載，澄觀從學歷程如下：

肅宗乾元中，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，依曇一隸南山律，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，三論之盛於江表師之力也。代宗大曆中，於瓦棺寺傳起信、涅槃，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，溫習華嚴，覆尋三論，僅二十年，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、法華、維摩等經疏解。又謁牛頭山忠禪師、徑山欽禪師、洛陽亡名禪師、咨決南宗禪法。復見慧雲禪師，了北宗玄理，以至翻習經傳、子、史、小學、蒼雅、天竺悉曇、諸部異執、四韋、五明、祕呪儀軌篇頌書蹤，一皆博綜。大曆十一年，禮文殊於五臺，往峨眉拜普賢，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，專行方等懺法。<sup>10</sup>

大約從肅宗乾元年間(758-761)開始他的參學之旅，如上所述，他無論是內典或外典「繇是博覽六藝、圖史九流異學、華夏訓詁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，聖教世典

<sup>5</sup> 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N·2036，0601a04。

<sup>6</sup> 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N·2037，0821b02。

<sup>7</sup> 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N·2036，0601a04。

<sup>8</sup> 元·普瑞，《華嚴玄談會玄記》卷 41，X08，N·0236，0093a16。

<sup>9</sup> 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N·2037，0821b02。

<sup>10</sup> 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N·2037，0821b02。

等書，靡不該洽。」<sup>11</sup>還從「從牛頭忠徑山欽，問西來宗旨。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師。」<sup>12</sup>大曆 3(768)年代宗詔入宮，「與大辯正三藏譯經，為潤文大德，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。」

經過了十多年的多方學習，至大曆 11(776)年，回到五臺山大華嚴寺專修大乘讖法。與此同時澄觀「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，愀然長想。況文殊主智，普賢主理，二聖合為毘盧遮那，萬行兼通，即大華嚴之義。」<sup>13</sup>澄觀出家後，遍學當時流行的佛教各宗學及禪宗。在律宗方面從學南山律的曇一(692-771)，還在乾元年間(758-760)從潤州棲霞寺的醴律法師學相部律，接著承常照禪師受菩薩戒。其次，追隨有天台六祖之稱的荊溪湛然(711-782)外，還拜蘇州流水寺的玄璧與成都的慧量二師學習，特別是前者傳承關河的三論，而致使三論宗一時復興。另外，當時形成一大影響力的禪宗，他分別從學慧宗(683-769)、法欽(714-792)的牛頭宗，無名(722-793)的荷澤宗，甚至慧雲的北宗。<sup>14</sup>

在華嚴學方面他的師承是法藏—慧苑—法詵(718-778)，另外，在大曆年間(766-779)於瓦棺寺跟不具名學《起信論》、《涅槃經》，並在受持新羅元曉的《起信論疏》，除了通曉儒家經學外，還精通印度五明，當然也不能忽視他從學於在唐代十分活躍的密教不空三藏(705-774)。<sup>15</sup>無論如何，澄觀從律學、禪法、三論、天台止觀、儒學、天竺悉曇、密咒等十餘年，最後回歸華嚴義學。

## (二) 撰《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

唐武則天證聖元(695)年以晉譯華嚴(六十華嚴)未備，遣使至于闐國求其梵本，並迎請精通梵學者，終得實叉難陀持梵本來華。據〈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〉載：

摩竭陀國，肇興妙會之緣；普光法堂，爰敷寂滅之理。緬惟奧義，譯在晉朝；時逾六代，年將四百。然圓一部之典，纔獲三萬餘言，唯啟半珠，未窺全寶。朕聞其梵本，先在于闐國中，遣使奉迎，近方至此。既觀百千之妙頌，乃披十萬之正文。粵以證聖元年，歲次乙未，月旅沽洗，朔惟戊申，以其十四日辛酉，於大遍空寺，親受筆削，敬譯斯經。<sup>16</sup>

<sup>11</sup> 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N·2036，0601a04。

<sup>12</sup> 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N·2036，0601a04。

<sup>13</sup> 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N·2037，0821b02。

<sup>14</sup> 日·吉津宜英，《華嚴禪の思想史的研究》(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1985)，頁 219。

<sup>15</sup> 日·吉津宜英，《華嚴禪の思想史的研究》，頁 219。

<sup>16</sup> 唐·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，T10，N·0279，0001a24。

武后詔請實叉難陀入大遍空寺，時「大德義淨三藏、弘景禪師、圓測法師、神英法師、法寶法師、賢首法師等同譯。」<sup>17</sup>凡經五年，於聖曆 2(699)年十月八日譯畢，比晉譯多九千頌，「計益九千頌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，合成唐本八十卷。」<sup>18</sup>稱為《八十華嚴》或新經、唐經。與舊譯相較，其文辭流暢，義理周圓，七處九會，根據〈賢首傳〉載：

今大周于闐所進，逾四萬頌，於第一會所說，華嚴世界舊譯闕略，講解無由，今文並具，燦然可領，其十定一會，舊經有問無答，今本照然具備，是以前有七處八會，今七處九會，雖望百千而未備，然四萬之理，亦無遺。<sup>19</sup>

澄觀稱《八十華嚴》為「自晉譯微言則雙童現瑞，唐翻至教則甘露呈祥。」<sup>20</sup>華嚴義學自此而完備。

《八十華嚴》於唐武后證聖元(695)年譯出後，法藏即撰《新譯華嚴經略疏》，寫到第十九卷而圓寂，史稱：「吾祖賢首國師，開宗判教，經窮一代，義絕百家，解釋唐則天聖后朝，所譯華嚴，至十九卷，大願未終，奄然真寂。」<sup>21</sup>史載：「清涼既宗賢首，及疏華嚴，則引用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一念三千之文。」<sup>22</sup>弟子慧苑雖「禮華嚴法藏為師，陶神練性，未幾深達法義，號上首門人也。有勤無惰內外該通，華嚴一宗尤成精博。」<sup>23</sup>但「師既亡，弟子慧苑，悉叛其說，滅後百年而得澄觀。」<sup>24</sup>

由於慧苑所撰《續華嚴略疏刊定記》和法藏所說不同。「偶師遷化，師之門徒，雖高甲宗一慧苑慧英等輩，續其餘藁，皆不繫先古，清涼遽發慨然之歎。故別製新經疏二十卷（或開為四十卷），隨經演義鈔四十卷（或開六十卷或開八十卷），其疏鈔皆不違先師之意。」<sup>25</sup>故可知澄觀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，是為斥慧苑異說、回歸賢首大義而作。

澄觀十多年雖遍學內外典，但最終回歸華嚴大義，至建中 4(783)年下筆著疏，「乃以信解行證，分華嚴為四科，理無不包。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，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，遂宗承之製疏，凡歷四年而文成。」<sup>26</sup>史載：「當興元元年為始，舊疏

<sup>17</sup> 唐·澄觀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，T35，N·1735，0517c21。

<sup>18</sup> 唐·澄觀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，T35，N·1735，0517c21。

<sup>19</sup> 唐·法藏，《華嚴經傳記》卷 1，T51，N·2073，0153b17。

<sup>20</sup> 唐·澄觀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，T35，N·1735，0517c21。

<sup>21</sup> 宋·智肱，《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》卷 1，X74，N·1471，0360c09。

<sup>22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41，T49，N·2035，0292c12。

<sup>23</sup>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 6，T50，N·2061，0739a07。

<sup>24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29，T49，N·2035，0293a06。

<sup>25</sup> 宋·智肱，《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》卷 1，X74，N·1471，0360c09。

<sup>26</sup> 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N·2036，0601a04。

中唯賢首得旨，遂宗承之，經前開十門談玄，釋文以四分分科，至貞元三年告就，疏成二十卷。」<sup>27</sup>前後四年至貞元 3(787)年，完成《華嚴經疏》二十卷，即是現行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。

德宗貞元 7(791)年，河東節度使李自良，請師於崇福寺講新疏。<sup>28</sup>「後又為僧睿等百餘講者，造隨疏演義鈔四十卷」，<sup>29</sup>即是現行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，故有華嚴疏主之稱。唐貞元 11(795)年十一月，史載：

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經，上表云云。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，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，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，獲宿命智瞻見便識，同受佛記。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，入內殿講經，以妙法清涼帝心，號清涼法師教授和上。<sup>30</sup>

貞元 12(796)年四月澄觀奉召至長安，「與闍賓般若三藏，譯烏荼國所進華嚴經」，<sup>31</sup>即南印度烏荼國進貢之《華嚴經》後分梵本譯本，德宗「詔闍賓三藏般若等，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，圓照、鑑虛、靈邃、澄觀潤文證義。」<sup>32</sup>貞元 14(798)年二月，「般若三藏、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」，<sup>33</sup>《華嚴經》四十卷新譯完成，亦題名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世稱《四十華嚴》。

後德宗詔令澄觀作疏解釋，於終南山草堂寺撰成《貞元新譯華嚴經疏》十卷。次(797)年四月，為德宗皇帝講經，被授以「清涼法師教授和上」稱號。元和 5(810)年，唐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，「豁然有得，勅有司鑄金印，加號大統清涼國師。」<sup>34</sup>澄觀門下弟子雖百餘人，但「學者計弘法三十八人，造堂奧者僧睿、宗密」，<sup>35</sup>其中繼承其法統者為宗密。

澄觀歷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各朝，皆廣受尊敬。史稱：「師生歷九朝，為七帝門師。」<sup>36</sup>文宗開成 3(838)年三月圓寂，年一百零二歲。後世尊為華嚴宗四祖。

澄觀一生著作計有：「隨文手鑑一百卷，華嚴綱要三卷，法界玄鏡一卷，鏡燈

<sup>27</sup> 清·續法，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卷 1，X77，N·1530，0622c24。

<sup>28</sup> 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N·2037，0821b02。

<sup>29</sup> 清·續法，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卷 1，X77，N·1530，0622c24。

<sup>30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41，T49，N·2035，0380a02。

<sup>31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29，T49，N·2035，0293b03。

<sup>32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41，T49，N·2035，0380a09。

<sup>33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41，T49，N·2035，0380a22。

<sup>34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29，T49，N·2035，0293b03。

<sup>35</sup> 宋·宗鑑，《釋門正統》卷 8，X75，N·1513，0358c02。

<sup>36</sup> 宋·祖琇，《興隆編年通論》卷 25，X75，N·1512，0232c24。

說文一卷，三聖圓融觀一卷，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關脈三十餘部，華嚴七處九會華藏界圖，心鏡說文一卷，大經了義備要三卷，唐聖誕晨對御談經文，兼一家祖述，詩表牋章，總八十餘卷。」<sup>37</sup>

後世對澄觀的評價是「藏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，天下學者宗之，目為一念圓融具德宗，謂之賢首教。」<sup>38</sup>宋代道通禪師在《華嚴經吞海集序》中說：「伏以華嚴之為教也，朝宗眾經，清涼之為疏也。貫暎前古，不有穎達，孰能發明。」<sup>39</sup>將清涼澄觀於華嚴宗之地位，比擬於荆溪湛然(711-782)在天台宗之地位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原來別行，到了宋代，晉水淨源(1011-1088)方以疏配經，編為一百二十卷，稱為《華嚴經疏注》。史載：「(淨源)後謁長水璿法師，盡得華嚴奧旨，四方宿學，推為義龍。……以慧因院，易禪為教，請師居之，道風大振，師筆力遒勁，合華嚴證聖、正元二疏為一，以便觀覽。」<sup>40</sup>

### 三、徐蔚如與《華嚴經疏鈔會本》

清末民國以降，佛教在內憂外患中積極向前，為重振佛教，刊刻經典流通為一大要事，被譽為「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」的楊仁山(1837-1911)於 1866 年首創「金陵刻經處」。民國成立後，復有「北京刻經處」、「天津刻經處」之成立，其中「天津刻經處」創始人之一的徐蔚如居士，因見「金陵刻經處」流通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舛訛實多，而欲重新校訂出版，遂糾合同志戮力以赴，然事未成，居士齋志以歿，其生平據同參道友之一的蔣維喬(1873-1958)為傳所述如下：<sup>41</sup>

徐蔚如(1878-1937)，號藏一，浙江海鹽人，自幼由賢母倪太夫人親自授讀，18 歲應童子試，以第一名入邑庠；年 21，遭父喪，倪太夫人絕糧五日，幾以身殉，親戚中有學佛者，勵蔚如以學佛，於是閱大藏經，深入經藏，畢生以弘揚佛法為己任。後應秋試不第，而諸舅京師為官，促之北上，納為部郎。抵京後，循例到部，兼旅京浙學堂教席。旋奉派為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，及資政院政府特派員。

辛亥(1911)革命成功後，攜眷南歸，寄寓滬上，值各省組織省議會，被選為第一屆省議員，雖受浙江都督朱价人（生卒年不詳）所器重，委辦《之江日報》，但不采其直言所諫，適黨禁嚴厲，省議會無形停頓，遂歸故里，潛心於佛典。訪諦

<sup>37</sup> 宋·智肱，《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》卷 1，X74，N·1471，0360c09。

<sup>38</sup> 宋·本覺，《釋氏通鑑》卷 8，X76，N·1516，0092c19。

<sup>39</sup> 宋·道通，《華嚴經吞海集》卷，X08，N·0239，0470a10。

<sup>40</sup> 明·明河，《補續高僧傳》卷 2，X77，N·1524，0380b16。

<sup>41</sup> 蔣維喬，〈徐蔚如居士傳〉，《佛學半月刊》第 167 期（1938 年 10 月 16 日），頁 3。

閑法師(1858-1932)於觀宗講寺，禮舍利於阿育王山，南朝普陀，謁印光法師(1862-1940)，攜其文稿歸，為之精選刊行。復函南京詢楊仁山刻經未完功德，翌年，仁山法眷朗宛卿攜其手訂《大藏經輯要目錄》來滬，乃與歐陽石芝（生卒年不詳）、狄楚青(1873-1939)諸居士計議，謀竣其業。

1914年，再度入京，授財政部會計司長；1918年夏，與在京同志請諦閑法師北上講《圓覺經》，法會圓滿時與蔣維喬皈依受戒。從政之暇，惟以繼楊仁山之志，校刊經典為職志，受邀加入「北京刻經處」，負校刊之責，後復與周志輔昆仲創立「天津刻經處」，十餘年間所刻大部經典近二千卷。

民國8年，徐蔚如與印光法師(1862-1940)，合訂唐代貞元元(785)年之《四十華嚴》，於揚州「江北刻經處」印行，而「北京刻經處」、「天津刻經處」則先後刊行憨山德清(1546-1623)《華嚴綱要》(1921)、智儼《華嚴搜玄記》(1924)，以及法藏《華嚴探玄記》(1926)。<sup>42</sup>可見徐蔚如對華嚴經論熟悉的程度，難有出其右者。

徐蔚如一生以淨土為依歸，後因見楊仁山所刊《華嚴經疏鈔》，依據清代《龍藏》原本，脫訛甚多，欲以《高麗藏》校訂之，尚未竣事，竟於1937年歿，享壽60。

### （一）徐蔚如對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的想法

民國以後，「金陵刻經處」所流通的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，乃是得之於《龍藏》，而《龍藏》版本之來源為晚明嘉興葉祺胤（生卒年不詳）據南北藏校刊武林昭慶寺藏本後的版本（詳後）。

徐蔚如曾感嘆說：「歷代祖師窮畢生之力，造為經疏，自隋唐以迄明清，已不勝枚舉加水之嘆。近十餘年來，各處所出印刷品，亦頗不少。比較可采者，百無一二。餘皆疵病百出，甚則邪知邪見，貽誤眾生。」<sup>43</sup>可見徐蔚如並不滿意民國時期佛經的刊刻流通，當然也包括金陵刻經處所流通的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。關於歷朝歷代佛典入藏問題，徐蔚如認為：

唐代四五次之審定主之者，皆法門龍象，對六朝以來譯本之疑偽，復淘汰殆盡，其別擇可謂至精。而於支那撰述，尤不輕予入藏。會昌之厄，藏外之書悉成灰燼。……趙宋初年始次第來自海外，慈雲大師藉王冀公之力疏請，以智祖著述編入正藏。而他宗無聞金元之亂，台宗典籍之已入藏者，僅佚少數，而他宗要典又悉歸佚失，擇入藏之效可觀矣。<sup>44</sup>

<sup>42</sup> 陳永革，〈論民國時期(1912-1949)華嚴宗的弘傳及其影響〉，《2013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11-12。

<sup>43</sup> 徐蔚如，〈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〉，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第25期（1930年6月），頁8。

<sup>44</sup> 徐蔚如，〈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〉，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第25期，頁8。



唐代佛典入藏嚴格，對於中國祖師之撰述尤不輕易入藏，會昌法難(840-846)後各宗經典散失，再經過金元之亂，天台宗佚失較少，宋代將智者大師著作入藏，其他宗派的典籍散失嚴重，故宋藏所收他宗要典恐多不足。

宋元明清頒布大藏主其事者，皆不能具體甄采，非有人聲請，即亦置之。而僧徒之聲請，但知各尊其師，都無遠見。明藏主於中官，清藏主於旗員，尤多缺點，今即就清藏論之（世稱龍藏）。寶華山諸祖之著述，誠宜入藏，而唐之道宣、宋之元照二大律師之作，何反見遺？賢宗長水之疏，誠亦可采，而二祖智儼、三祖法藏之作詎可屏棄（四祖清涼疏鈔雖已入藏，竟至刪節不通，尤為怪事）……。<sup>45</sup>

徐蔚如因讀清涼國師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比對各種版本，不僅發現其中問題進而釐清歷朝歷代佛典入藏之大要，舉出所不足之處。而更重要者為解決《華嚴經疏鈔》訛誤過多之問題。

## （二）問題之發現

徐蔚如發現「金陵刻經處流通」《華嚴經疏鈔》的問題後，「乃時與蔣竹莊、李圓淨、黃幼希諸居士往復函磋商，或躬就商討，興願重治」，<sup>46</sup>未及重治而徐蔚如歿，此一班志同道合者遂於民國 28 年成立「華嚴經疏鈔編印會」，其目的即為完成徐蔚如遺志，將《華嚴經》、《疏》、《鈔》三者合編而成《華嚴經疏鈔會本》，以解決民國金陵流通本「刪節不全，會合不當」之問題。徐蔚如居士在給李圓淨(1894-1950)函時表示：

我國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法，華嚴清涼疏鈔於宋時始由高麗歸來，明代入藏。華嚴懸談會合甚精當，悉與科文合，第疑出自圭峰，但無可考，似出唐代，因宋時已有多人釋之，續藏中有兩種。至疏鈔會本，據密藏大師藏佚經書目，是明嘉靖間比丘妙明所編，密藏是紫柏之師，或云是弟子，眼界甚高，斥其應合不合應分不分，然實不敢妄加筆削也。清藏始改用此本入藏，而科文只有首卷。<sup>47</sup>

宋代《華嚴經疏鈔》等典籍從高麗回傳，史載：「唐末教籍流散海外，今不復存。」

<sup>45</sup> 徐蔚如，〈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〉，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第 25 期，頁 8-9。

<sup>46</sup> 持松，〈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〉，《覺有情》半月刊，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7 版。楊仁山於〈等不等觀雜錄〉卷二「華嚴疏鈔」條下說明曰：「以四分科經，發揮精詳，後人得通華嚴奧旨，賴有此書也。」《楊仁山全集》（合肥，黃山書社，2014），頁 345。

<sup>47</sup> 〈徐蔚如居士遺札節錄·致李圓淨居士書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5 版。

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，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。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，而智論疏、仁王疏、華嚴骨目、五百門等。」<sup>48</sup>晚明妙明法師將《疏》、《鈔》彙整，嘉靖間與紫柏真可(1543-1603)一同主持《嘉興藏》開雕的密藏道開(生卒年不詳)評論曰：

嘉靖間有妙明法師，憫念講席學人愚昧，乃以清涼疏鈔釐經入疏釐疏入鈔。經疏鈔科科段段釐開會入成書，如儒家經書集註相似。今南北講席咸宗之甚至將經疏鈔一併講解，無分源派根葉，殊失清涼老師作述之意。蓋疏以疏經，經明而疏為賸語；鈔以鈔疏。疏明而鈔為賸語。是要之鈔以明疏，疏以釋經，經以載道得意則經且為長語也，況疏鈔乎？今不分經疏鈔，一併講解，是大可笑。即儒生家師資訓誥，亦只會明註疏，以解經書本文，未有併註疏而講解之者也。或謂鈔不可入疏，而疏不可不入經，不知疏既可以入經，鈔何獨不可以入疏乎？入疏者，入鈔之漸也。入疏之見，猶夫入鈔之見也。其愚一，其過同，第大小淺深差等耳。或又謂華嚴疏鈔，既不應釐入。然圓覺略疏、法華、楞嚴要解會解諸書，作者已自釐入，亦將析而出之乎。予曰：子又何愚之甚也。<sup>49</sup>

密藏道開認為妙明法師「今所會，起止配合，率多牽強」，大表不滿。會合後的《華嚴經疏鈔》版存武林(杭州)昭慶寺。天啟初年(1621-1627)，嘉興葉祺胤(生卒年不詳)，以昭慶版為底本，以《南藏》別行本校定重刻，「清龍藏及今金陵刻經處流通本皆仍之」。<sup>50</sup>

可是，葉祺胤所根據的《南藏》別行本校定亦有問題，因為《南藏》疏鈔「不知為何人橫加刪節，鈔文刪去尤多，或僅有母科而無子科，或僅有子科而無母科，或僅存後數科而缺前數科，且有刪去大段，以致文氣不貫者，龍藏及今之流通本，悉沿其訛。」<sup>51</sup>也就是說，在民國 31 年《華嚴經疏鈔》未完成編印之前，所流通者皆是「會合不當」之版本。

### (三) 葉祺胤會合版本

葉祺胤為浙江嘉興長水鄉平林人士，明史、地方志皆無其記載，僅在崇禎及光緒《嘉興縣志》有「葉祺胤，訓導，所著學庸臆說」簡單幾句帶過。<sup>52</sup>據日本當

<sup>48</sup> 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(卷十)》，T49，N.2035，0206a18，CBETA，2014。

<sup>49</sup> 明·密藏，《大藏經補編·藏逸經書標目》卷1，B14n0084\_001，0440a11。

<sup>50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0版。

<sup>51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0版。

<sup>52</sup> 日·中嶋隆藏，〈嘉興統藏所収『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』の較刻と葉祺胤〉，《禅学研究の諸相：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》(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2003)，頁200。

代學者中嶋隆藏(1942-)的研究，葉祺胤於明天啟 6(1626)年在「百死一生」中完成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會合，其經過如下：<sup>53</sup>

萬曆 46(1618)年，葉祺胤閱覽杜順的《法界觀門》後，翌年及檢棗柏(李通玄，635-730)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》，即對清涼國師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》產生渴仰，並有刊刻廣泛流傳之念。

天啟 2(1622)年，葉祺胤生日當天，來到福州東塔巡禮，禮拜清涼大師之像，祈願刊刻事業成功，流傳後世於無窮。同年，他懇請其師湛然和尚(1561-1626)代擬「募疏」，正式進行募刻工作。而橫在他面前急需要解決的是經費與版本的問題。

葉祺胤確認明代敕版的南北兩藏收錄有清涼澄觀的《華嚴經》註釋，即《經》與《疏》的別本單疏本，以及《經》與《鈔》的別本單鈔本，並見到宋晉水淨源《經》與《疏》120 卷的會合本，惟會合本第一卷至八十卷的經題闕如，進而目睹武林昭慶寺所藏的經本後，詳加檢討的結果，採用了嘉靖年間(1522-1566)妙明法師於《疏》下錄《鈔》，彙《經》、《疏》、《鈔》於一本的《華嚴經疏鈔》刊刻流通。但葉祺胤在第九卷加上「懸談」，又示以「科段」，這又與其他的版本面目有異。

葉祺胤釐清《疏》、《鈔》間內容異同之前，他採取的方針是以武林昭慶寺本為底本，對勘南北兩藏，於嚴密校訂「文字譌謬」、「句字錯誤」之上，根據武林昭慶寺本原有的「科段」分《經》，適切配合與之相應的《疏》與《鈔》，以構成各段之一致，疏通前後段落之脈絡，行與行之間、事項與事項之間的關係，目的是為求閱讀玩味之便。而《嘉興續藏》所收錄的葉祺胤校訂本是細字雙行，他在校語時常出現「方冊」語「舊方冊」之言，這正好證明武林昭慶寺藏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》。

葉祺胤募刻《華嚴經疏鈔》，自 1622 年至 1626 年以四年的時間完成，對一位在家居士而言並非易事，而其間，他的養子葉繼照(1606-1625)在辛苦勸募中，於第三年因過勞而病逝，得年僅 20 歲，隔年葉祺胤也在病中始完成募刊工作。

#### 四、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之成立

##### (一) 徐蔚如的努力

民國年間，徐蔚如發現《華嚴經疏鈔》流通本問題後，亟思重訂，蔣維喬的出現，讓重訂露出短暫的曙光：

<sup>53</sup> 日・中嶋隆藏，〈嘉興統藏所収『大方広仏華嚴經疏演義鈔』の較刻と葉祺胤〉，《禅学研究の諸相：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》，頁 200-208。

余民國十六七年間，息影滬上，曾往清涼寺，聽應慈法師講華嚴，因習聞蔚如之說，致書詢之。既而蔚如報以書，擬從事編會，約相助為理，余欣然允之。彼此商榷體例，決定第一步工作，先彙集各本，校定經文。不料蔚如既以刻經處積壓稿件過多，未能著手，余亦以生活環境突變，不得不重操教讀生涯，遂成畫餅。<sup>54</sup>

民國 16、7 年間，徐蔚如與蔣維喬已開始討論會編《華嚴經疏鈔》之事，但彼此多忙而未能實現。到了民國 25 年，李圓淨(1894-1950)、黃幼希(1883-1958)在誦讀《華嚴經》時，又想起徐蔚如對《華嚴經疏鈔》的看法：

民國二十五年冬，李居士圓淨，與黃居士幼希，卜鄰於莫干山，圓淨讀誦華嚴，幼希為言曾聞蔚如對於華嚴疏鈔，多有創見，囑圓淨郵書叩問之。蔚如嘗謂當今知華嚴疏鈔知必須重編重印者，當世已無幾人，得圓淨書，乃大喜。因將東瀛御井寺所藏清涼華嚴科文十卷，郵致圓淨，囑其整理，已為重編疏鈔之先導。蓋此科文中土久佚，得此可以訂疏鈔之闕失也。民國二十六年五月，蔚如由津南下，入山訪黃李二君，詳論重行編會之法。蔚如返津後，適遭戰亂，已盛暑中，終日奔馳，救濟難民，過於勞乏，不久示寂。<sup>55</sup>

民國 26 年「七七事變」爆發，徐蔚如於「天津戰事正烈時，眼見婦孺流離道路，惻然心痛，乃與津門諸居士籌辦婦孺臨時救濟院，酷暑中終日奔走，致患腹瀉，病五日即不起」，7 月 10 日病逝於天津寓所。<sup>56</sup>

徐蔚如病逝後，蔣維喬亟欲獲得其點勘《華嚴經疏鈔》手稿，「亟函季上，查詢底稿，則因戰亂中其家屢屢遷居，而此稿已蕩然無存矣」。<sup>57</sup>所幸，徐蔚如已先將日本御井寺所藏清涼《華嚴經疏科文》十卷交給李圓淨，抗戰中，圓淨「在山中雖遭亂離，已將科文表解全部編成。當撰稿時，山中左右鄰居，均被兵匪劫掠，而李君之宅無恙」。<sup>58</sup>

民國 27 年 4 月，李圓淨、黃幼希從莫干山到上海，「幼希復假得藏本，據以覆勘科文，多所更正，付諸剞劂，遂決定重編疏鈔」。<sup>59</sup>《華嚴經疏科文》於抗戰

<sup>54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0 版。

<sup>55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0 版。

<sup>56</sup> 蔣維喬，〈徐蔚如居士傳〉，《佛學半月刊》第 167 期，頁 3。

<sup>57</sup> 蔣維喬，〈徐蔚如居士傳〉，《佛學半月刊》第 167 期，頁 3。

<sup>58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0 版。

<sup>59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0 版。

中出版，可說是徐蔚如居士對《華嚴經疏鈔》重編最大的貢獻。翌年5月，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於上海成立，正是當代中國佛教史上一大盛事。

## (二)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成立與出版

決定重編疏鈔後，蔣維喬「約合同人，組織華嚴疏鈔編印會，適華嚴座主應慈法師蒞滬，宣講六十華嚴，乃公推法師為理事長」。<sup>60</sup>

民國28年5月18日，推應慈法師(1873-1965)主其事，於上海「功德林蔬食處」集會，公推應慈、蔣竹莊（維喬，1873-1958）為主席，蔣在報告中談到編印會成立之緣起，略陳二點：

一在十餘年前，徐蔚如居士讀疏鈔時，發現錯誤甚多，即收集各種刻本，參互校對，日有所得，因是佛教徒皆知疏鈔有重治之必要。二在八一三以前，徐蔚如居士自天津南下，特赴莫干山，訪黃幼希、李圓淨居士，共同商榷先編科文表解，李居士即著手整理。雖經兵火，未曾稍輟。繼出山赴滬。黃居士又假得藏本，覆校付刊，今已成書，益覺編印疏鈔之不可緩。適值應慈法師蒞滬，講演四十華嚴，聞之此事，竭力贊助，本會遂得成立。<sup>61</sup>

成立當天列名發起人並當任理監事者有：理事長應慈法師；副理事長朱超願、葉玉甫、蔣竹莊；常務理事、月晴、僧曇、關網之、李耆卿、范古農、黃幼希、李圓淨、費慧茂、孟望渠、錢重知、徐春榮。<sup>62</sup>

在編印會成立前，相關人員已商談過五次，第一次七人：應慈、法度、蔣維喬、范古農、黃幼希、李圓淨、費慧茂；第二、三、四次三人：蔣維喬、黃幼希、費慧茂；第五次四人：蔣維喬、黃幼希、李圓淨、費慧茂。編印會成立的同年元月，首先出版《華嚴經疏科文》，成立後接著第一步工作「先校勘各本，臚列異同，補正譌脫」，其次「考證異同，決定應從何本，而以他本異文擇要列入校勘記，並將現行本釐會失當之處加以改定，點正句讀」。<sup>63</sup>

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成立後，由「幼希主持編會，圓淨計畫校讎，廣及其他藏本及流通本，參稽異同，考證得失」，終於在民國「三十年冬，全稿竟克完成」。<sup>64</sup>然而其中辛苦的過程頗不為人知，有預事者謂：「自著手編印科文表解以致排印疏鈔，

<sup>60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0版。

<sup>61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4版。

<sup>62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4版。

<sup>63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4版。

<sup>64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81、82期合刊，第10版。

整整的五年光陰裏頭，助手們雖然有所調動，總維持著五六個人的合作，不動聲息地埋頭苦幹。所據的本子不下幾十種，如大正藏等，竟覆校至二次三次的。」<sup>65</sup>

雖然民國 30 年底編排完成，然而付梓因物價波動、紙張昂貴，面臨新的問題。只好「會眾集議，紙價昂貴，如欲印行，所收之款，相差甚鉅，不若先付排版，製成紙型，以俟後圖。」<sup>66</sup>

乃先向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兩家接洽，均以物價漲落不定，不肯接受需時一年以上之印件。於是復託國光書局、百宋鑄字印刷局，開列價單及預印樣張來，開會集議結果，百宋價格較廉，字樣亦清楚，遂決定與百宋訂立合同，承接此項工作。<sup>67</sup>

民國 31 年 3 月 8 日，正式與百宋訂約。<sup>68</sup>發排後至同年 6 月，「忽遇新舊幣以二折一，即僅排版紙型之費用，亦屬不敷。且以前認願款項者，久不見有經本印出，亦復懷疑。百宋方面，又以新法幣之折合，及物價上漲之影響，要求加價」，編印會乃於 10 月召開會議，「決定募集鉅款，預購紙張及材料，將全書印成」，於是任務編組，以普賢十大願王分十組，每組承募兩萬元。<sup>69</sup>

募款十分順利，民國 33 年 3 月間，編印會在抗戰物價飛騰、百物齊漲中宣布：「全書四十冊，除已出三十五冊外，尚有五冊約兩個月內可以出齊」<sup>70</sup>最終於民國 33 年 10 月全部告竣。<sup>71</sup>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自民國 28 年 5 月於上海成立後，「期以三年完成其事，工作繁重，又值多故之秋，寒暑六易，始克就緒」，原本預計三年完成，但過程波折不斷，淪陷區上海因戰事而有許多不確定性，騰飛的物價導致元募款經費的短缺，只好透過募款因應，然「六載以來，海上諸大德固多翼贊，俾有遵循，而實際主持會務者唯竹老一人，總司編定之責者唯妙老一人」，<sup>72</sup>雖然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成立之初陣容龐大，但實際負責會務僅蔣維喬（竹老）與黃幼希（妙老）。<sup>73</sup>由於負最後責任僅二人，加上前述因素，從三年延至六年，也是可以想見。

<sup>65</sup> 聶雲臺，〈因緣俱足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3 版。

<sup>66</sup> 蔣維喬，〈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0 版。

<sup>67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4-15 版。

<sup>68</sup> 侯坤宏，〈蔣維喬與《華嚴經疏鈔》〉，《2018 第七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D1-17。

<sup>69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，第 15 版。

<sup>70</sup> 〈華嚴疏鈔編印會出書通告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121、122 期合刊（1944 年 4 月 1 日），頁 20。

<sup>71</sup> 侯坤宏，〈蔣維喬與《華嚴經疏鈔》〉，《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D1-22。

<sup>72</sup> 李圓淨，〈重編華嚴疏鈔跋重編華嚴疏鈔跋〉，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125、126 期合刊（1944 年 11 月 1 日），第 10 版。

<sup>73</sup> 侯坤宏，〈蔣維喬與《華嚴經疏鈔》〉，《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D1-22。

### (三) 華嚴蓮社重修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

民國 33 年歲末，南亭和尚(1900-1982)得知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出版，謂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：「雖在汪偽政府之下，工作近數年之久，卒告成功。由百宋書局印行一連史紙，十六開，四十厚冊，書成後，我亦買了一部。」<sup>74</sup>1949 年 4 月，南亭和尚偕智老來臺，也將此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攜來。

南亭和尚主持華嚴蓮社期間，每每開講華嚴大經，「慨歎華嚴經疏鈔會本之難讀。於習講大經之後，參考書鈔會本，亦嘗苦其頭緒紛繁，難究其極，乃時興重修之念」，<sup>75</sup>而此一願望在南亭和尚有生之年並未實現。

成一和尚賡續師公南亭未竟之志，於 1995 年 8 月成立「華嚴編藏會」，<sup>76</sup>1996 年提出有關計劃，決定重修會本：

商諸蓮社住持賢度法師，承期滿心贊同，遂乃延聘知識大德，以負其專責，幸得高明道、許洋主兩位教授發心成就。並由賢度住持，徵召華嚴專宗學院第三屆研究所畢業生，釋心觀、釋修德、釋自莊、釋體成、釋慧學、釋體信等十數人，組成「新修華嚴經疏鈔整編會」，參與工作，助成此事。<sup>77</sup>

由於大陸民國《華嚴經疏鈔》會本所引之經、論等諸典籍繁多，且多未註明出處。「開始先行修訂華嚴疏鈔，經兩年餘之集體審閱，並加新式標點符號、分章分段，蒐查引文出處，編定索引、目錄等工作。」<sup>78</sup>除參考多種藏經及內外典籍查尋出處，標明註釋外，華嚴蓮社並以不同字體顯示科判層次。1998 年 6 月間完成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第一冊之出版，2004 年 7 月 1 日，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20 冊完成出版工作。<sup>79</sup>

華嚴蓮社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之出版，在大陸民國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編修《修華嚴經疏鈔》會本之基礎上往前推進，距民國 28 年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之成立，已逾一甲子有餘，兩造一脈相承，嘉惠後學，可謂功不唐捐。

<sup>74</sup> 南亭，《南亭和尚全集（十二）·南亭和尚自傳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1994），頁 136。

<sup>75</sup> 成一，《新修華嚴經疏鈔（一）·新修華嚴經疏鈔序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2001），頁 3。

<sup>76</sup> 〈新修華嚴經疏鈔〉，([http://www.huayenc.llege.rg/shu\\_cha\\_ad/shu\\_cha\\_main\\_page.php](http://www.huayenc.llege.rg/shu_cha_ad/shu_cha_main_page.php)，2018.12.5 瀏覽)。

<sup>77</sup> 成一，《新修華嚴經疏鈔（一）·新修華嚴經疏鈔序》，頁 3。

<sup>78</sup> 成一，《新修華嚴經疏鈔（一）·新修華嚴經疏鈔序》，頁 3。

<sup>79</sup> 〈新修華嚴經疏鈔〉，([http://www.huayenc.llege.rg/shu\\_cha\\_ad/shu\\_cha\\_main\\_page.php](http://www.huayenc.llege.rg/shu_cha_ad/shu_cha_main_page.php)，2018.12.5 瀏覽)。

## 五、結語

清涼澄觀先於興元元年至貞元 3 年間(784-787)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(略稱《大疏》)六十卷，是為解釋唐譯《八十華嚴》而作。德宗貞元 7(791)年之後，又為弟子僧睿等百餘人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八十卷，解釋疏文，而博得「華嚴疏主」之譽。而澄觀之作《大疏》和《演義鈔》，乃是為破斥慧苑異說，進而崇興華嚴，回歸賢首大義。原來別行的《大疏》、《演義鈔》，宋代晉水淨源方錄《疏》以配《經》，編為一百二十卷《華嚴經疏注》。

民國初年徐蔚如居士，因見「金陵刻經處」流通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舛訛實多，而欲重新校訂出版，遂鳩合同志戮力以赴，然事未成，1937 年居士齋志以歿。「金陵刻經處」流通之《華嚴經疏鈔》版本，乃是得之於《龍藏》，而《龍藏》版本之來源為晚明嘉興葉祺胤據《南北藏》校刊武林昭慶寺藏本後之版本。從當代日本學者中嶋隆藏的研究得知，1626 年葉祺胤於「百死一生」中完成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會合併刊行，此一版本就是收入清《龍藏》之版本。

徐蔚如歿後，以蔣維喬、李圓淨、黃幼希三人為核心，1938 年推應慈法師組織領導「華嚴疏鈔編印會」，原擬三年完成，然因抗戰局勢多變，復又物價騰貴，最終六年完成。1949 年 5 月，華嚴蓮社開山南亭和尚攜此《華嚴經疏鈔》來臺，多年來欲重修，以解決其「頭緒紛繁，難究其極」之苦。

1995 年 8 月，華嚴蓮社在董事長成一法師的運作下成立「華嚴編藏會」，參考多種藏經及內外典籍查尋出處，標明註釋，加上新式標點符號及章段，並以不同字體顯示科判層次，2004 年重修完成，凡二十冊名為《新修華嚴經疏鈔》，成為目前最為方便研究與閱讀之疏鈔也。

## 徵引書目

### 一、原典

唐·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，T10，CBETA，2014。

唐·澄觀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，T35，CBETA，2014。

唐·法藏，《華嚴經傳記》卷 1，T51，CBETA，2014。

宋·智肱，《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》卷 1，X74，CBETA，2014。

宋·志磐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41，T49，CBETA，2014。

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 6，T50，CBETA，2014。

宋·宗鑑，《釋門正統》卷 8，X75，CBETA，2014。



- 宋·祖琇，《興隆編年通論》卷 25，X75，CBETA，2014。  
宋·本覺，《釋氏通鑑》卷 8，X76，CBETA，2014。  
宋·道通，《華嚴經吞海集》卷，X08，CBETA，2014。  
元·念常，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 41，T49，CBETA，2014。  
元·覺岸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，T49，CBETA，2014。  
元·普瑞，《華嚴玄談會玄記》卷 41，X08，CBETA，2014。  
明·明河，《補續高僧傳》卷 2，X77，CBETA，2014。  
明·密藏，《大藏經補編·藏逸經書標目》卷 1，B14n0084\_001，CBETA，2018。  
清·續法，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卷 1，X77，CBETA，2014。

## 二、專書

### (一) 中文

- 南亭，《南亭和尚全集（十二）·南亭和尚自傳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1994）。  
《新修華嚴經疏鈔（一）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2001）。  
《楊仁山全集》（合肥，黃山書社，2014），頁 345。

### (二) 日文

- 吉津宜英，《華嚴禪の思想史的研究》（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1985）。

## 三、論文

### (一) 中文

- 陳永革，〈論民國時期(1912-1949)華嚴宗的弘傳及其影響〉，《2013 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  
侯坤宏，〈蔣維喬與《華嚴經疏鈔》〉，《2018 第七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

### (二) 日文

- 中嶋隆藏，〈嘉興統藏所収『大方広仏華嚴經疏演義鈔』の較刻と葉祺胤〉，《禅学研究の諸相：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》（東京：大東出版社，2003）。

## 四、期刊雜誌

- 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第 25 期（1930 年 6 月）(1883-1958)  
《佛學半月刊》第 167 期（1938 年 10 月 16 日），頁 3。  
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81、82 期合刊（1943 年 1 月 1 日）~《覺有情半月刊》第 125、126 期合刊（1944 年 11 月 1 日）。

## 五、網站

〈新修華嚴經疏鈔〉，([http://www.huayencollege.org/shu\\_chao\\_ad/shu\\_chao\\_main\\_page.php](http://www.huayencollege.org/shu_chao_ad/shu_chao_main_page.php)，2018.12.5 瀏覽)。